

《四庫全書》電子字典 用數碼打開「寶藏」

約12年前，《四庫全書》電子版面世，其開發公司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利用數碼化技術，重新建立了一個超大型的中文字庫，包括異體字在內，《四庫電子》提供的數碼化中文字符多達8萬2千多個，而在這以前，最大的中文字庫頂多才1萬3千多字。

自2009年開始，余志明率領的迪志文化又在迎接下一個考驗：以迪志的《四庫全書電子版》的龐大字庫為基礎，編纂《四庫電子字典》。國學大師饒宗頤出任主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組織專家編纂團隊，目標為4年，現已完成了一半。

沒有政府資助，沒有龐大的人力資源，余志明捐出部分早年投資所得，只是為了一個樸素而宏偉的心願：承接中國的傳統文化。

《四庫全書》電子首版投了5千萬研發，《四庫電子字典》，他與港大各出了300萬。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部分圖片由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提供

今年64歲的余志明，出席上週舉辦的《四庫電子字典》編纂啟動禮時，一身中山裝，一副黑框眼鏡，見到到場來賓，謙和又真誠的表示謝意。4年，6百萬港幣，要出來一部集音、義、形，並涵蓋超過8萬字符的電子字典，儘管有迪志的《四庫電子》大底，這仍然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余志明深知，在這個過程裡，離不開一眾和他一樣、有文化責任感的學者和專家的支持。

「過去編《康熙字典》的時候，有多少翰林院的大學士，又花了多少年才編完。現在回頭看，用余先生的現代科技去查對，《康熙字典》依然遺漏了1萬多字。以前要找一個字，一定要翻完《四庫全書》才找得到，現在用新的輸入法，一點擊，它的音、形、意都出來了。」來自台灣成功大學中文系的王三慶教授，是這次電子字典編纂的副主編。他有着非常的豐富的字典編纂經驗，曾參與編纂《中文大辭典》、《經典釋文韻編及索引》、《敦煌俗字譜》等。這次接下《四庫》電子辭典的工作，他的手下只有3位全職助手，其餘都是實習生。「當然資源還不夠，但《四庫》電子版已經省下了不少人力。」

建立海量字庫

《四庫電子字典》和之前的《四庫全書》電子版一樣，都只是余志明計劃裡的一部分。《四庫》電子版曾讓數碼中文字庫增至海量，而《電子字典》的建立是為了日後的資料庫作準備，「《四庫全書》有3,400餘部典籍，但你不能只把它們看成是一本一本的書，而要看成為整個中華文化的資料庫，裡面甚麼都有，」余志明說，「但每個人去看它，如果沒有特定的主題、人物、時代等，這些資料就連不起來。我的最終想法是，將來擴充、豐富《四庫電子字典》的內容，讓所有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興趣的人，都可以看得懂《四庫》裡面的東西。」

為甚麼選擇《四庫全書》為理想藍本？這與余志明的個人遭遇有關。余志明早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電機工程系，後曾於投資銀行、紡織

製衣以及高科技行業供職，臨近50歲時，他決定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

早在90年代初，他就發現電腦的發展日新月异，各種教學光盤在國外被開發出來，他覺得在中文世界裡，也可嘗試中文教育軟件的研發。不久，余志明投資成立迪威科技有限公司，卻碰上了中文信息處理的問題。他發現很多漢字在電腦上無法顯示。他意識到，缺少了一個龐大的統一的中文字庫。但如何建立？建立的標準是甚麼？

台灣商務印書館的朋友向他推薦了他們在80年代影印出版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因為其系統性和文獻豐富性，匯集了中華幾千年的重要典籍，「將《四庫全書》電子化，就意味着能解決大部分中文數碼化的問題」。

與此同時，中華文化的傳承問題，也逐漸走入余志明的心中。「一次我在報上看了一個故事，講一位80多歲的女教授辛辛苦苦，整理了很多筆記和資料卡片，把一整間房間都佔滿了，她覺得現在的人不會有興趣做考古學式的研究了，擔心中華文化會斷層。」

用科學解讀文學

但余志明也清楚，開發《四庫全書》，一定是個賠本買賣。97年，他成立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先後共投放5千萬港幣，專做《四庫》電子。99年面市，迅速被國內外高等學府及圖書館購買，甚至包括內地



■王三慶教授認為，科技打開了人文的另一深度。



■《四庫全書》電子版網頁



■余志明和饒宗頤（左）



■（左起）鄭煒明、王三慶、余志明、章宏偉

政府單位及學術研究機構。他賣8萬港幣一套，盡可能降低使用者的門檻，「常常有很多記者問我，出版社怎樣收支平衡，怎樣賺錢？其實我根本不靠這個賺錢。《四庫電子》剛出來，內地就出現盜版，讓我們損失達千萬港幣，告人都告不完。而台灣正值陳水扁當政，他下令禁止一切中國傳統文化的推廣。我們一下子就丟掉了兩個最大的中文字市場。」

「但我早年做了很多事情都賺到錢，能夠支持這個計劃走下去，雖然我也不知道能走多遠。」他還徵求過饒宗頤大師的意見，後者對他的想法非常贊成。

「饒公說，其實每個人在念小學時就要接觸中國的傳統。」余志明認為，《四庫電子字典》可以讓人看到文字衍變、發展的歷史，「以前我們習慣用質性分析中國文學，但不能用科學的方法說出來，其實國外研究語言學很早就採用了統計學。」

《四庫》電子版本身也不斷在改進，幾年前，推出電子版3.0，斥資500萬港幣。除了擴大檢索的範圍，從文字到表格及圖像，新增檢索的細節外，新版已捨棄原有以光碟為載體，直接在互聯網或移動硬盤上使用。

余志明不便透露迪志文化的研發隊伍規模，「我們有一班核心成員，但很多項目都是外包出去或直接購買開發軟件，為了防止盜版，我們對外包項目上也做了一定的選擇。」

「迪志並不是一間傳統意義上的出版公司，」余志明說，「它有營運資金來做文化推廣，但我不喜歡用『基金』這個名稱，我不求人，不用貸款，都是靠私人的力量。」



■《四庫全書》電子版醫藥類

N城書記：上海/北京

文：小蝴蝶

無他時代

張愛玲早在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就說：「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彼時伊的第一本小說集子《傳奇》在上海再版，而她本人也成了滬上最走紅的作家，時年24歲，風光無限。近一個世紀之後，上海作家協會請來了同樣是年少成名的法國女作家阿爾瑪·布拉米（Alma Brami），並在9月15日舉辦了她的作品討論會。

2008年，年僅23歲的阿爾瑪·布拉米以其長篇小說處女作《無他》（Sans elle）在法國文學新書季嶄露頭角。小說以一個10歲小女孩的口吻，講述了自己和家人在妹妹死後的生活——「索萊娜死後，媽媽早上不給我梳頭了，她沒有時間，也不願意給我梳。索萊娜死了，我一下子長大了。我長大了，心被填塞得滿滿的，全是我需要的東西……」一向保守的《費加羅報》對年輕的女作家讚譽有加，認為她「勇敢而真誠的表現了死亡給人帶來的一系列情感轉變，同時也避免了媚俗的感傷主義」。在此之後，布拉米又相繼出版了《他們把她留在那兒》（Ils l'ont laissée là）、《只要你幸福》（Tant que tu es heureuse）兩部小說，廣受好評。

機緣巧合，趁着中國出版業的「青春文類」熱，上海文藝成了第一個願意翻譯出版布拉米小說的國外出版社。這次討論會亦以「法國80後女作家」為噱頭，邀請幾位與布拉米同為「上海寫作計劃」項目的外國駐市作家，和一批同為80後的上海女作家們一起討論交流。在談到布拉米的「碎片式的敘事手法與封閉式的探尋內心」創作風格之時，女作家任曉雯提出一個犀利觀點引起爭論，她說：「中國的作家身處狄更斯式的鬧哄哄的亂世，必須處理紛繁複雜的外部關係，而不是布拉米式的封閉的、深入內心式的關係，很難想像，中國作家能夠寫出這麼純粹的東西。」

此言一出，會上的中國作家與評論家們紛紛表示共鳴，駐市瑞士作家Rahmy Philippe對此提供了西方式的逆向思維建議：「中國發展得這麼快，也許你們的文學更需要此種碎片式的、內省的形式。」而同為「70後」的年輕作家路內反駁道：「這不可能，我也有與任曉雯一樣的困境，倘若中國作家試圖去表現內心，作品一定會被禁掉。」對此，文藝出版社的編輯曹元勇提出批評：社會人心浮躁，作家或許不可急躁，得真誠一些，「作家必須清楚自己應該做甚麼」。

編輯的這番言論確實戳到了一些80後作家的痛處，在場的許多年輕作家，都是在高中時以一篇作文在上海作協主辦的「新概念作文大賽」上獲獎，文章發表在當時國內最暢銷的青少年文學雜誌《萌芽》上，從此以飛一般的速度步入文壇。依靠「新概念」的名號，「新概念作家」可能寫出文章，無論隨筆還是短篇，就有出版社願意結集出版。80後「新概念」作家的此種速度和名望，是當年在文學道路上辛辛苦耘、以期在諸如《收穫》、《上海文學》上發表一個短篇或中篇的莫言、王安憶等前輩作家們無法想像的。而到目前為止，多少令人不解的是，除了在政治上風頭依然矯健的韓寒和轉向商業流行寫作並被捲入抄襲醜聞的郭敬明，10年以來，這些在文壇年少成名的「新概念」80後作家們並沒有出版過有影響力的小說，尤其是未能見到可以體現寫作功力的長篇作品。

「成名要趁早」是不假，但面對寫作時的真誠心態與勤奮探索，或許才是通往「純粹」文學的道路。布拉米在成名之前一直利用「地鐵站之間或上課的間隙，不停嘗試寫作許多短篇小說」。而在寫作第一部長篇小說之前，她整整花了一年的時間來構思作品人物，隨後不間斷地寫了3個月，完成了《無他》這部處女作小說。寫成之後，她將書稿寄給五家出版社，沒有附上任何個人資料，唯一一句話——「請享受這個故事吧」。水星出版社被這部小說打動，隨即為她出版全書。即使如此，這本純文學作品在法國也僅僅出版了6,000冊，並沒有成為暢銷書，此後布拉米仍不斷尋求突破，在3年時間內寫出了兩部更成熟的長篇小說。

布拉米在討論會上朗讀作品時，也向大家解釋了《無他》的含義，在法語中，無他「sans elle」既有失去一個人的意思，亦有失去翅膀的雙關語義。如今人人覺得社會紛亂，人心浮躁，而作家那本應追逐「純粹的東西」的翅膀，是否也已經失去了呢？或許張愛玲可以給出解決之道：「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在百年後的無他時代，這是否仍然是一個適用的答案呢？



要刊書事

L'Express

8/09：（法國）

Albin Michel, Flammarion 和 Gallimard，法國三家舉足輕重的出版社決定撤銷5月份時對Google 提出的訴訟。三家出版社現已取消巴黎高等法院的排期，撤銷控告Google將旗下出版物電子化的侵權行為，並放棄了合共超過900萬歐元的賠償追討。是次訴訟的撤銷令人預見到某種新的協議，就像8月份時，La Martiniere 出版社和Google所做的那樣。協議的內容將會在稍後由安東尼·加里瑪出任主席的法國國家出版業工會接手與Google進行磋商。至於Google方面則承諾不再在沒有持有版權者首肯的情況下，將書籍電子化。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

17/09：（英國）

相比西方出版業的低迷，南亞地區國家似乎迎來了文學的春天：愈來愈多以文學節為名義的文化、出版盛會，正成為南亞國家的一種新潮流。繼印度的齊浦爾（Jaipur）文學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Karachi）文學節後，於本月16日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舉辦的年度文學節，再次吸引了國際重量級作家的參與。齊浦爾文學節始於2006年，隨後便在國際上打響名堂，成為南亞最大的文學盛會。本該在今年召開的喀什米爾首府斯里那加（Srinagar），則由於一些作者對當地暴力衝突的抗議而不得不延期。此外，南亞地區的出版熱也讓不少倫敦書商紛紛在印度開設辦公室。大部分作家以英文書寫為主，也有部分本地語言。南亞作家的新鮮血液，將無疑給書寫和閱讀都帶來新意義。



Newsweek

《新聞周刊》

19/09：（美國）

《Vogue》意大利版女主編Franca Sozzani一直以來憑借其敢言、創意十足而享譽時裝界。有人說，如果把《Vogue》美國版主編Anna Wintour看成是時裝界的史蒂芬·斯皮爾伯格，那麼Sozzani就是艾慕杜華（Pedro Almodovar）。和一般美國時尚雜誌偏愛荷里活明星做封面不同，她大膽啟用有色人種模特，給攝影師最大的自由。她還批評近幾年的法國康城影展，「電影工業愈來愈被各種超級時裝品牌所包圍，已經喧賓奪主了。」除了雜誌工作，她還積極寫博客，發twitter，是全美模特選秀綜藝節目的評審，身兼數職，卻始終沒被明星光環照花了眼。Sozzani有兩段婚姻，工作之外，她從不談時裝，她愛談論書籍，還是位藝術收藏家。



The New Yorker

《紐約客》

19/09：（美國）

性解放話題的相關書籍，最近再次引起美國文化界人士的注意。在「Novelty Acts」這篇文章中，作者Ariel Levy列舉了幾本書：《Adventures in the Orgasmtron》討論了一名德國心理學家的觀點，即性事可以幫助人們克服大部分的心理問題；《Pleasure Bound》則關於一群英國的享樂主義者從藝術而非倫理的角度考察性這個話題；還有一本講述英國早期性革命的故事。Levy認為，這些書都是關於如何改變人們對性事羞於啟齒的態度，但作者也發現，很多實驗結果總未如人所願。

